序　论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方法

本书从全球格局和地区格局的宏观角度对中亚五国所面临的地区性问题，主要是安全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着重探讨中亚国家如何面对新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安全形势；选择何种方式融入国际社会，如何加强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中亚地区各种国际因素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新格局中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多边和双边合作的成果与新的可能性。本书侧重于探讨中亚五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及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能够发挥的作用，立足于中亚地区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整个地区和各个中亚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作用和影响。

一　对象和问题

在人类社会迎来 21 世纪的历史时刻，中亚这块古老土地上诞生的五个独立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步入了独立后的第十个年头。对于年轻的中亚五国来说，这是一个巩固独立、发展经济、扩大国际影响的不凡进程，同时也是一条充满艰辛曲折的坎坷之路。走出原苏联的封闭状态，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中亚国家取得了不少成就。从独立初期的经济危机，塔吉克斯坦爆发的内战，到近两年极端主义武装分子在南部地区的大肆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动，中亚国家同样经历了很多的考验。

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是连接亚洲、欧洲的陆上走廊，古代“丝绸之路”横穿这里，使该地区在历史上一度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转站，是东西方文化、商品的交汇处，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长期的战乱和被最终纳入沙皇俄国的版图以后，加之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海运业迅速发展，被封闭起来的中亚逐步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和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地位，成为落后于时代的欠发达地区。90 年代初期，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在中亚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五个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虽然中亚五国的国情、国力、国策有很多差异，但各国政府对国际事务有大致相同的看法，都希冀加强合作，共同在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中亚国家成为国际法新的主体，是对旧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一种挑战，这意味着要在该地区形成全新的国家关系与安全规则。

当前的世界已进入格局转换的新时期。推动世界格局演进的主要动力是：大国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矛盾运动；大国之间安全利益和其他重要利益的矛盾运动；大国或国家集团综合国力的对比关系的变动；各大国或国家集团安全关系或结构的变动。① 中亚国家恰恰在大国角逐中处于“前沿”，能直接对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产生影响。另外，这次世界格局的转换还受地缘政治差异的制约，中亚又是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最为复杂、战略位置非常独特的地区之一。可以说，现实世界为中亚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②

① 国家教委社科司编：《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第 17 页。

② 孙壮志：“国际新格局中的中亚五国”，《东欧中亚研究》 1999 年第 4 期。

所谓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是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最根本的特征，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世界上的各个行为主体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相互关系的总和。不同的行为主体对格局的作用是不同的，差别非常悬殊。一般来说，全球和地区格局是大国或主要国家集团力量对比的一种结构，小国、弱国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在当前这个新旧国际格局过渡和交替的时期，世界主要矛盾不再像冷战时期那么明显，各国更注意追求现实利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总体面貌和主要特征；国际政治的中心开始转向亚欧大陆的周边地区。①

中亚五国是国际事务中的新力量，具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地区内乃至世界上政治经济进程和力量对比的能力。中亚五国的领导人都认为，21 世纪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全球化的世纪，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是个必然的历史进程，是促进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地区安全的重要保证。中亚国家参与全球和地区的各种事务，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目的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不容被忽视的一席之地。

中亚五国的独立是国际格局变化的一种结果。没有两极世界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中亚国家不可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获得国家独立。中亚五国的独立，是五国人民长期的心愿，也是国际形势急剧转变后的一个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讲，独立不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过程，带有偶然性，突发性，因而进入国际社会有相当多的困难，是个长期的过程。同时，这些国家又处于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当中，受到政治、安全格局变动、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影响，冷战后泛起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也冲击到该地区，使中亚的政治走向、国家安全都充满变数。

①李兴：“论当今国际政治总体格局的几个特点及其原因”，《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7期。

中亚五国独立后，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中亚国家准备重新成为亚欧大陆上国际交往的桥梁和纽带，同时利用资源开发，争取尽快加入国际经济循环，这对中亚国家尽快进入国际大家庭，与世界经济联成一体，是有益处的。然而，由于参与中亚资源竞争的国家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又产生不少不利于地区稳定的新矛盾，中亚国家在“夹缝”中面临着压力与选择。

中亚的安全和稳定经常受到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威胁，由于国力有限，为了巩固和维护国家的独立，中亚各国在安全上一方面努力创造一种合作机制，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国际保障”。美国等北约国家进入中亚地区以后，不仅发展同中亚国家的经济关系，还与这些国家建立密切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从而改变了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使传统上在中亚占有优势的俄罗斯感到其利益受到损害。中亚五国独立后，俄罗斯虽然减少了在中亚的驻军，但仍是中亚国家最重要的安全伙伴。除俄罗斯和西方发达国家以外，中亚国家同时还发展了与东亚国家、南方穆斯林国家及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试图通过平衡各种不同的力量，稳定该地区的局势。这使中亚国家得到了更多的援助和保障，但也使地区的安全格局变得错综复杂。中亚国家参与国际生活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第一，稳定地区形势；第二，在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第三，谋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后，积极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签署许多合作文件，同重要的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发展关系，目的是希望借助于这些活动，获得最广泛的国际承认，保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提高国际地位，加入和参与亚欧大陆上的各种一体化进程，争取尽可能多的经济援助。中亚五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生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中亚国家追求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社会认同的程度还有距离，需要进一步努力增强自己的实力。

中亚国家由于本身的国力有限，难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格局的变化无法产生主导性和根本性的影响。但是，中亚国家对于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来说，是有切身利益的地区，这些利益此消彼长，会对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中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格局的变化发挥作用。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无外乎政治、经济、安全三方面的利益。任何一个大国都想从自己的地缘政治或者地缘经济战略需要出发，力争在中亚占有优势。当然，这些大国之间，也有利益上的共同点，有在中亚地区协调行动和相互合作的可能性。从中亚国家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对中亚国家最有利的是大国能够多合作，少争斗。因此，中亚五国在发展与大国的关系方面奉行一种“平衡”的政策，以此来促进地区经济繁荣和维护地区安全。

二　研究状况

我们谈到的中亚地区，是苏联解体后在亚洲腹地新出现的五个独立国家的区域范围，北靠俄罗斯，东依中国，西濒里海，南接伊朗、阿富汗。“地区安全”指的是一个地理区域内总体上处于稳定状态，没有发生动乱的危险，不存在现实的威胁。中亚的地区安全问题探讨的是中亚地区为了保持基本稳定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分析能够在地区安全方面起作用的各种因素、各种力量的内在联系与对比关系，研究中亚地区稳定与否对周围地区、对主要国家，特别是对邻近中亚的中国的影响。由于安全的概念涵盖面非常广，本书还是主要从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领域入手，中亚地区在这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同时也兼顾其他一些领域。中亚五国是中国的邻邦，如何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加强合作，特别是安全合作，这样的课题应用性和针对性都比较强，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由于中亚国家独立时间不长，国内外对当前中亚地区情况的认识还受到很大限制，专门从国际格局角度研究中亚国家重要地位的著述不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鲁麦尔等人所著的《中亚 独立的挑战》，班瓦吉吉、维耐尔的《中亚新地缘政治及其周边世界》（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 1994 年英文版），罗伊·埃里森《原苏联南方面临的挑战》（华盛顿，1996 年英文版），[①]俄罗斯学者亚科夫·罗伊的《穆斯林欧亚：冲突遗产》和列兹尼科夫的《世界政治范围内的中亚》等，[②]还有一部影响巨大，与此有关的著作是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③]西方学者把中亚视为遏制俄罗斯的一粒并不十分重要的棋子；而俄罗斯的学者经常把中亚看成是地区形势不稳定的策源地之一。美国、俄罗斯和德国的学者往往从地缘政治的观点出发，论述中亚国家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可能发挥的特殊作用，都是结合冷战后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和本国的利益需要，分析中亚地区的特殊地位。

国内目前这方面的著作更为稀少，文章也不多见，但其中一些综合介绍中亚地区形势的著作和文章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包括《关于 90 年代中亚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徐葵，《中亚研究》，1993 年合刊）、《中亚五国对外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赵常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编印，1996 年 9 月，《中亚研究》1997 年第 1 期）、《中亚的‘大国之争’与地区安全问题》（孙壮志，《东欧中

① *CHALLENGES FOR THE FORMER SOVIET SOUTH*, Ed. by Roy Allis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1996.

② Резнико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рамках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я*), 1993.12.

③〔美国〕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版，第 170—176 页。

亚研究》，1998 年第 6 期）等，赵常庆主编的《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年版），邢广程的专著《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邢广程、赵常庆、孙壮志撰写的《中国与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 6 月版），孙壮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 年 4月版）等，对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受到比较广泛的重视。在目前的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首先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问题；其次是在中亚地区围绕能源开发、战略利益的国际竞争问题。而从更宏观的角度谈中亚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很少。

本书所涉及的领域可以说是比较新的，但对于中国来说又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文中谈到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把中亚作为整体，探讨其与国际格局的相互关系；二是对中亚地区的五个个体和各种进入该地区的国际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概括分析；三是具体研究中国与中亚的战略合作问题。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把实证分析与理论探讨相结合，运用和借鉴当代国际政治领域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从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较多地运用有关国际合作、国际冲突、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方法，挖掘新的资料，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导致国际政治理论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新理论、新学说纷纷出现。各国的经济竞争和国防安全远远超出了国界的限制，需要从地区乃至全球的角度考虑本国的战略利益，各国学者试图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来解释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和国际问题。对中亚地区的研究，需要结合许多传统的、现代的研究方法，有些问题甚至超出国际政治学的范畴，需要利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国际格局的新旧更替，也推动了相应理论的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冷战走向终结，评价世界格局和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出现了反思和修正的浪潮。首先是信息革命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曾在国际关系领域独领风骚 20 年的现实主义学派发生动摇，行为主义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全球主义学派等从各个角度发起冲击。80 年代末，改头换面的现实主义重新崛起，被称为“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在新形势下努力克服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局限性，但仍受到批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把围绕新国际形势看法的争论归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为中心，而新自由主义更重视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的作用；新现实主义认为，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减弱，国际合作领域扩大；双方都重视经济因素，但新现实主义强调为了加强国家实力不惜付出经济代价，而新自由主义则强调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同样重要。

进入 90 年代以后，世界格局的发展日趋复杂化，多数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开始以更冷静、更客观的态度从事和审视理论探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提出了自己对国际格局的看法。近几年来，围绕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和特征，一些新的概念、思路和论点不断出现。其中在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1)“软权力”概念，强调信息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信息权力”的优势能够带来国际格局当中的领导地位，是一种“合作型”的权力；(2)“地缘经济学”，强调追求国际经济和生态优势来增大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3)“两枝世界”理论，认为世界出现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格局；(4)“文明冲突”论，其代表人物亨廷顿把冷战后的世界看成是多极的和多文明的，不仅视文化和文明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

基础，而且是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5）“世界新秩序”研究，提出了多种模式，认为可能出现的包括：两极世界（美国一俄罗斯），多极世界（美国、日本、西欧、俄罗斯、中国），三大经济集团（北美、西欧、东北亚），单极霸权（美国）和单极指导下的多层次相互依存等。[①] 这些理论观点尽管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有的甚至是唯心的或者服务于某种霸权的，但对我们认识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反映了目前国际格局复杂多变的基本特征。

三　理论上的思考

两极格局瓦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研究国际结构中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规律的国际政治学提出了新的任务，也为国际政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中亚五国是冷战结束后诞生的新的主权国家，具有鲜明的个性，同时它们的发展又与国际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中亚国家的独立与国际形势的关系、中亚五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亚国家的发展与国际新格局形成的关系，实际上是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问题，对丰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有直接的帮助，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冷战后安全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世界范围内总的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减小；另一方面，安全扩及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受到更多的关注。一些地区各种矛盾趋于激化，安全上面临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原有的武装冲突逐渐国际化并影响到周边地区。中亚正是处在这些安全“黑洞”的边缘。

① 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 年第期。

本书侧重于探讨中亚五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及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在新的国际格局当中处理和发展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将贯穿全文，但不会挪用西方地缘政治学家的传统理论和思维，而是创造性地运用服务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考虑到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地缘政治学的方法。也就是说，用政治的、地理的方法研究中亚地区。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服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地理是注意中亚地区的特点和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力求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为了在新的国际格局当中立足，必须解决好一些基本问题，如维护国家利益，或者对于中亚国家来说是维护主权的问题；国际合作，或者说中亚国家实现与国际社会的一体化问题；地缘政治，或者说中亚国家发挥优势、保障安全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可操作的、实用性很强的问题，与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合作也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在中亚的利益何在；中国与中亚五国如何在国际上发展合作关系；中亚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坐标中处于何种位置。

“国家利益”一词在当代国际政治学中使用得非常频繁，但其概念却是极为抽象、多义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涵盖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有时，“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经常被混淆，从外文翻译成中文时会由于词汇相同而很难区分词义；有时，“国家利益”又与“国民利益”难于区分。国家利益的概念是 15—16 世纪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出现的，与过去封建时代“君主的利益”有了本质的区别，国家和民族作为国际活动中的整体被突出出来，国家“主权”成为至高无上的名词。① 历史上，“国家利益”

①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第 98 页。

被少数人和少数国家利用，为殖民主义掠夺和帝国主义战争寻找借口。20 世纪后期，“超国家利益”的概念又被搬出来，为新干涉主义鸣锣开道，“人权高于主权”成为一些霸权国家的口号。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中国和中亚国家来说，究竟如何认识国家利益问题，对今后的发展和参与国际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国家的利益，可以是包罗万象的，可以具体为边界、领土、经济实体，也可以抽象为主权、平等、公正。现在，西方国家强调的是把“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国际利益结合起来，维护国家利益或者说扩张国家利益的手段由军事的、政治的为主转向经济、政治、军事、舆论、文化、媒介等多种方式并用。经济全球化、信息的急速扩展，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空间越来越狭小。因此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中亚五国应该加倍注意维护本国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单纯是政府的、军事的利益，还包括更广泛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随着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相互接触的日趋频繁，目前的国际竞争是超国界的，国家的利益也是超国界的。宇宙开发、南极探险、境外投资、网络利用，都可以与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在变动的国际格局中，谁不能清楚地了解本国的利益，无法在境内外维护本国的利益，就会失去竞争的主动权。

关于国际合作问题，目前比较时髦的的词汇是“一体化”，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地区主义问题。西方国际政治学者认为，国际合作的存在有以下理由：一是各行为主体认同一些共同的规则，关于政治框架、法律程序等达成意见一致；二是行为主体的团结来自于外部的共同威胁或共同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可以产生一体化过程。[①] 国际合作的动因无外乎内外两种，在内外力的作用

① 〔日本〕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新华出版社 1999 年 4月中文版，第 24—2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下，国际关系当中的各行为主体主动或被动地分化组合，也就是说，内部因素的作用大时，行为主体更主动一些，外部因素的作用大时，行为主体更被动一些。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国际合作是非常简单的，体现为平等结盟对付共同敌人或臣服于强大的对手。资本的扩张使近代以来的国际合作有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因素和其他方面的内容。正是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才从根本上推动国际合作走上更高的层次，并使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

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中亚五国与国际社会的一体化，实际上都是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也受本国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中亚国家不可能加入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而是要立足于本地区，推进地区的国际合作与共同繁荣。但这种合作与地区主义又有本质的差别。决定跨国合作的不是贸易和地理因素，而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中亚五国和中国要想在国际合作中获益，首要的条件是发展本国的经济，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而有效的国际合作反过来又可以加速本国经济的进步。

地缘政治是个同样复杂的问题，由于把政治和地理结合在一起，有时也被直接定义为政治地理学。[①] 基于今天的现实和格局的新变化，地缘政治的概念并不十分重要，其重要性体现在强调了国际政治的空间意义，在冷战后国际安全体系重构的过程中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地缘政治学在 20 世纪曾被作为对外侵略和追求霸权的辩护词，对一些国家的决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两极世界瓦解后，西方国家又确立了新的地缘政治战略，北约东扩和科索沃危机就是最好的诠释。对于中国和中亚国家来说，不能不研究自身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和自己的地缘战略，使其为本国的发展和安全服务。

①肖星编著：《政治地理学概论》，测绘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 页。

中国与中亚五国处于亚欧大陆，邻国众多，而且各国之间的差异很大，经常要面临来自于周边的威胁，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也有国际背景，地缘环境比较差。应该说，地缘政治一直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维护本国安全的重要内容，从抗美援朝到中俄哈吉塔五国首脑会晤机制，实际上都是地缘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体现。为了使决策更科学、更明智，研究地缘政治战略是完全必要的。[①]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经济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内容，地缘政治背后的地缘经济问题也逐渐突出，中亚五国之间的合作及与邻近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都与此直接有关。中国应该利用地缘优势，扩大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

① 曹绪飞："重振与重塑地缘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2期。

第 一 章
国际格局变化对中亚的影响

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与中亚五国独立、发展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正是由于国际格局的更迭和国际形势的转折，中亚五国才最终争得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而独立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的制定，也都离不开对国际格局、周边环境的基本判断。同时，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反过来也对地区内旧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提出了挑战。

一 格局转换与中亚国家的独立

国际格局指的是各种力量中心的对比和配置关系，这些力量中心有的只是一个全球性或地区性强国，有的则是若干个国家通过结成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形成的国家集团。国际格局的变动是一种规律性现象，由于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有快有慢，实力对比的经常性变化以及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使国家间关系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当这种“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导致国际关系体系发生周期性的重大变化。国际格局的转换有时是地区性的，有时是世界性的，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作为新的主权国家，中亚五国的独立和发展恰好处在全球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与格局变化的关系非常密切。

（一）新旧格局变化的特点

随着 17 世纪资本主义开始在全球扩张，近代国际关系的广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以经济特别是资本作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主要手段，使资本主义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同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实力占有重要地位，变单纯的领土征服和财产、人口的掠夺为对资源、市场的争夺。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使现代国际格局的变更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使各种力量的组合更具多样性，更趋多元化。决定格局变化的因素很多，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和科技的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探讨国际格局变化的趋势和规律，对判断国际局势的基本走向，为国家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

20 世纪 80 年代末，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多事之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在激烈的两极对抗和国际竞争中由于苏联集团的精疲力竭而逐步走向瓦解。 1989 年和 1990 年，东欧各国政权易帜，华沙条约组织寿终正寝。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布什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的会晤，两德重获统一，使二次大战后形成的以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格局开始崩溃。到 1991 年苏联解体，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以往通过战争实现格局转换不同的是，这次国际格局被打破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因此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两极格局的终结，是战后世界政治与经济长期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首先，两极集团内部发生分化，西欧寻求联合自强，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东欧国家易帜后，进行经济转轨和寻求加入欧洲；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崛起。这次格局转换并不是因为多极格局已经发育成熟所致，而是超级大国扩张过度导致“冷战”难以为继，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带有突发性，没能及时形成一种成熟稳定的新格局来代替旧的国际关系体系。两极对抗的结束不等于地缘政治经济的差异已经弥合，相

反，国家关系、地区关系变得更复杂，由原来的单一性变成了多重性，由原来的相对稳定变成了复杂多变。这些都决定了格局的转换会经历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各大国或国家集团要重新确定相互关系，各种各样的战略关系需要进行全面调整和重组，对原来的国际组织和机制的改革与重建也提上日程，世界正在迎接一个多极化格局的到来。

由于两极格局的结束不是以一方的彻底失败为特征，而是一方接受了另一方的价值观念，国家体制最后走向崩溃，另一方或者说美国在全球确立了绝对优势地位。冲破两极世界的还有第三种、第四种力量，所以尽管目前的世界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但却存在着多极化的趋势。另外，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在各个地区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第一种表现是，冷战思维依旧存在，两个过去对立的大国，特别是衰落的俄罗斯不想放弃传统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千方百计想保持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并遏制有可能成为美国对手的大国，如东亚的中国；第二种表现是，不少地区依旧很难改变冷战时形成的安全结构和国际规则。

这次格局转换还受到许多非传统因素的作用，如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的力量在国际关系领域越来越重要，经济因素在国际交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不同文化的“碰撞”成为一种别开生面的国际竞争等。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的一个明显差异是，世界格局的主旋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战争与革命占据主导地位变成和平与发展受到广泛关注。全球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距离越来越近，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对世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长期潜伏着的环境、资源、人口、粮食等问题日趋尖锐，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贸易摩擦以及海洋利用与宇宙开发、毒品的肆虐和艾滋病的扩散等增添了国际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国际格局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国家行为主体的对外目标进行了重大调整，通过综合国力的提高去扩大本国的国际影响，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成为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

其次，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之间有了更多的对话、协调，国际合作有了长足发展，世界的相互依存不仅以利益的共同化而且以问题的共同化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各行为主体审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和方法也随之出现了变化。①

格局的转换和确立是复杂的、综合的、多元的过程，可以大体上分为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军事格局、文化格局等多重内容的变化。其中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是传统意义上新旧格局更替的核心内容，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的特点之一就是综合性，即不单纯体现为政治格局的调整，而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政治和军事的意义。虽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关系仍能够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占据首要的地位，甚至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主导”，“世界秩序中最重要的内容，并往往因此而成为世界秩序的同义语”，②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在国际关系中分量加重，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样能带来全局性的影响。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的又一个新特点是文化关系受到广泛的重视，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两极格局瓦解后，全球政治中文化的作用迅速攀升。文明的“共享”和“冲突”问题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信息业和大众传媒的触角被发达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广泛运用，通过文化的手段加强本国的国际地位。

①蔡拓：“试论全球问题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南开学报(哲社版)》 1999年第 1期。

② 潘忠歧：“世界秩序内在结构的要素分析”，《国际政治研究》 1999年第 4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